

- 
- ▲戴“负132”安全帽的人
 - ▲变了调的婚礼圆舞曲
 - ▲唐宫恩怨▲伦文叙的故事
 - ▲只有凶手知道▲苦酒

花地

1985年1月号



青年写
青年
青年读



开学第一天 (国画)

赵澄裏



黎志平



喜雨 (水印木刻)

邓子敬

“花地文学奖” 1984年

获奖篇目

金质奖章

《请到我们的饭店来》（小说）

作者：仇权邦 刊1984年11月号

银质奖章

《犯罪，在浑浑噩噩中》（报告文学）

作者：招小波、何妨、江展鹏 刊1984年10月号

《山下开来了洒水车》（小说）

作者：邹月照 刊1984年1月号

《风筝在逆风时》（小说）

作者：李昭淳 刊1984年5月号

《人间烟火》（小说）

作者：陆 笙 刊1984年3月号

《越秀山之夜》（小说）

作者：伊 妮 刊1984年7月号

本刊举办1985年“花地文学金奖”评奖启事

为繁荣创作，奖励优秀作品，本刊决定举办1985年“花地文学金奖”评奖。办法如下：

1. 评选评围：凡在本刊1985年内发表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编、插图、封面设计，均为评选对象。

提倡文学作品鲜明体现改革精神，反映当代青年生活，塑造各种青年形象；提倡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不断创新。对三十五岁以下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优先入选。

2. 奖励办法：评选金奖银奖若干名，发给获金奖作者金质奖章，银奖作者银质奖章及获奖证书。

3. 评奖方式：由本刊编委会组成评奖小组，听取读者意见评选（本刊编辑部有关人员的作品一律不参加评选）。

4. 在1986年第1期公布评选结果，并在广州召开颁奖大会。

欢迎广大作者、读者来稿参加评选。

《花地》文学杂志社

一九八五年一月

花地

月刊

小 说

桑萨 尔田庄

杜 埃

10

变了调的婚礼园舞曲

林 婉

4

戴负「一百三十二万」安全帽的人

白 水

26

长篇武侠小说

唐宫恩怨(连载)

梁羽生

16

推理小说

只有凶手知道

(日)

高木彬光

邱剑英译

魏雅华译

33

港台小说

苦 酒

沈润源

41

报告文学

胆识，是成功者的秘诀

钟集桐

50

古今传奇

论文叙的故事

陈魏忠

54

大学生作品选

换 题

陈志达

61

小小小说

检 查

饶原生

52

「计算过」同志

吕硕文
夏国培

52

弦

熊考核

53

诗 歌

梦和理想——答一个青年朋友

黎焕颐

57

爱的花蕾(诗辑)

苏 敏
余之等

56



一九八五年一月号

(总第三十五期)

美 术

劳大姐信箱

飞鸿小集

评论

作家的自白

民俗风情

味夜思(外一首)

「拉章」迎春之节——黎族风情录之一

刘章撰稿

易征的诗评

欧嘉年致编委

征婚启事

本期点评撰稿

封面设计

封面绘画

开学第一天(国画)

报(国画)

喜雨(水印木刻)

泉声(国画)

秋声(国画)

山野, 潭水清清(国画)

本期版花设计

丁 芒

村 篱

古 远 清

欧阳军

吴近民

曹佳稚

丁 一 铭

逸 言

何 旭 和

温 霁

赵澄襄

黎志平

邓子敬

黄长虹

林 岑

寒 浪

63 62 58 32 60 53

封二 封三 封二 封二 封二

变了调的婚礼圆舞曲

林婉

迎亲的时间快到了，我不得不再次打量这间哺育我二十多年的家，狭窄的小厅，潮湿、阴暗的房间，还有那闷热低矮的小楼阁，那是我和两个妹妹的栖身之所。我曾日夜诅咒这个“鬼”地方。然而，这一切都将要与我告别了。尽管我庆幸自己从此能够在理想中的“天堂”生活，但一旦离别这熟悉的环境，眷恋之情却油然而生。

“哎呀！月华姐，你今天真是似天仙下凡啦！”来作陪嫁的两个姐妹玲玲和英英一踏进房门就欢叫起来。

是呀，本来就长得花容月貌的我，今天穿上一套合身的时髦西装，加上白皙的脸蛋略施脂粉，就愈加显得娇美动人，我对着镜子，含羞而又幸福地笑了。

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他——新郎来迎接了。今天他打扮得也很悦目，可当我瞥见他那油光闪亮的发梢时，就厌恶地蹙起眉头。

“爸，妈。”他落落大方地称呼岳父母。

我妈笑得眯起双眼，甜甜地应了。继而很紧张地说：“是不是小轿车来啊？”

“妈，您放心好了，我雇了两部来呐！”他很有点踌躇满志的神态。

“这就好了。”我妈满意地笑了。在她眼里，这个称心如意的女婿，是有能力、有本事的。

按习俗，新娘出嫁那天是先要在家吃些糖面，表示将来的日子会过得甜甜蜜蜜，长长久久。我妈亲自把糖面捧到我俩面前，

“祝你们夫妻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吃过糖面，该走啦。我挽着新郎的手臂刚出门口，哗，左邻右舍的人全都站在街边看热闹，我听见那些伯母、婶婆们啧啧的称赞声，心里乐滋滋的。

这两部崭新的小轿车的确有气派，用镀金纸剪成的双喜大字端端正正贴在车前面，车顶和车四周用红绸做成的花球和霓虹小灯盏装潢，真是富丽堂皇。我顿时感到自己很象西方的贵妇人。我有点感激地看看身旁的他，嘿，想不到新郎比我还傲气



呢。我们和作陪嫁的姐妹，好友分别钻进车内。车，徐徐启动了。

小车驶进热闹繁华的中山路，这天正值国庆节，惹得在街上踟蹰的人流驻足观望，令人有些不自在。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亮相。

忽然，人群中有双眼睛就象两把利剑直向我迫来，使我不寒而慄。怎么？是他？！他……我不敢正视这双眼睛。唉，想不到此际他会出现在眼前。我无力地倒在椅背上。

“你怎么啦？不舒服？”新郎察觉到我的变化，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我推开他伸过来的手，掩饰地说：“我有点兴奋过度。”

但是，那双抹不掉的锐利目光，就象电影一样，将往事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他，名叫江斌，我过去的恋人。我们曾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那时候，我们相爱得如胶似漆，感情纯真而又强烈。我家里经济拮据，极少寄东西给我。江斌家也不富裕，但每当他接到父母寄来的食物，那怕是一条咸鱼，也要分一半给我。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呀！我常常发自内心的感情向他盟誓：非你不嫁……。

农村艰苦的环境陶冶了我们俩纯朴的感情，我和江斌有着共同的心愿：只要我们结合在一起，那怕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也心甘情愿。

想不到侥幸的事落到我们身上：按照新政策，我们这批知青全部招回城里工作。多么激动人心的喜讯啊！小伙子们兴奋得狂跳起来，姑娘们高兴得流下热泪。终于，告别那些令人沮丧的生活，我们又回到了生长的地方。

事物在不断变化，这是历史规律。不是吗？过去一提起“海外关系”就提心吊胆的人家，现在多么令人羡慕！过去家庭里有一台收音机就是富有的象征，现在都被电视机、录音机取代了。就连我，黝黑的皮肤也变得白嫩嫩的。波浪式的披肩发、摩登的时装，我也不觉得是“资产阶级”的打扮，相反，认为是那么自然、俊美。生活，原来是这样令人陶醉的！

我和江斌不再是坐在荒山野岭中谈心了，而是在公园的石凳上喁喁细语。我和他盘算着：等添置到一些生活用品就举行婚礼。

一天，我中学时的同学张宝珠送来一张婚礼请柬。我和几位被邀请的女同学依约来到了宝珠的新

房。哗！想不到新房的摆设那么富丽、豪华，我简直傻了眼。这位长相一般的张宝珠竟会攀上这么一户富绅人家，实在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酒席间，我身旁的几位女同学悄悄问道：“罗月华，你的婚事准备得怎样啦？想必比宝珠更有本事吧？！”

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参加宝珠的婚礼后，我平静的脑海掀起了阵阵涟漪。是呀，现在谁家姑娘结婚不是具有高档家具的？我和江斌结合能达到这个水平吗？不，不能的。他父母一不是官，二家里没有“南风窗”，三是兄弟多，就凭他三十七元五角工资，干到头发白才行。我仿佛看到自己和江斌举行婚礼时遭到别人的耻笑。唉！恋爱后的苦恼第一次爬上心头。

妈妈常常在耳边唠叨：“邻家的李姑娘真够眼力，嫁个香港人，连娘家的人面也有光彩。谁象你，自己穷还找个穷鬼，白干一世穷。”

爸爸猛地驳斥她：“穷怕什么？我看江斌人不错，憨厚、诚实。”

“憨厚、诚实能当饭吃吗？月华，听妈的话没错，象你这般模样，不愁找不到有钱有势的！”

母亲的话更增添我的烦恼。我舍不得抛弃江斌，舍不得丢掉四年来建立的感情。但是，我更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得寒伧。不知经过多少痛苦的不眠之夜，终于，我作出了抉择。也许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比过贫乏的爱情生活要实惠得多。

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我约江斌到我房里来。对着这张亲切的脸庞，我的心里矛盾极了。半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华，你今天怎么啦？有话尽管说吧。”江斌端详着我的神色，关切地说。

“我……我妈，不同意我们结婚。”很艰难我才吐出了这句话。

“啊？！”江斌捧着茶杯的手猛地颤落了一些茶水。

“为什么？华，这是为什么？”他痛苦得摇着我的肩膀。

“因为，因为你……穷。”我几乎没有勇气说下去。

“这……，我找她谈谈去。”

“不！”我连忙拉住他，“她是死心眼了，找她没用。”

“那么你呢？华，你能同意吗？”他紧张、却

充满信心地望着我。

我连忙低下头来，“江斌，我们还是、还是分、分手吧。”

“你……，”他似乎明白其中的奥妙，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

“为了将来，我不得不这样。我的家需要我照顾，”我在寻找理由，“江斌，我对不起你，你，揍我吧，这样我会安然些。”

“你，你变了，变得太可怕了。”他挣开我的手，鄙夷地扫了我一眼，然后，毅然地走了。

看着那消失的身影，我伤心地倒在床上哭了。

一觉醒来，我神情恍惚，象患了一场大病似的。妹妹走进房来：

“姐姐，斌哥在门外见到我，他托我交封信给你。”

我连忙将信拆开。信的内容是劝导我应该珍惜往日建立的爱情，不要贪图虚荣。从信中有水痕迹。某些字迹模糊，来看江斌是流着热泪写信给我的。我的心不由得一热，可想到决心既然已下，还是狠狠心吧。我咬咬牙，将信撕成两段。

妈妈知道我与江斌分手，说不出多高兴。很快，她就托邻居黄姨给我做媒。一天，黄姨拿着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青年约有三十岁，眼睛细小，鼻子大，两片嘴唇厚厚的，一看这模样，我讨厌地将照片摔到地下。

“哎，我说月华姑娘，”黄姨连忙拾起照片道：

“别看他模样不俊，可是个高干子弟呢，他爸爸前几年平反，补发了一大笔钱，他只有两兄弟，他是小儿子。这么好的条件，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呀！”

“是呀，月华，高干子弟是上等人家，你怕没福享？还不知人家嫌弃我们家穷不？”妈妈在谆谆引导。

对呀，我还不是为了享受才跟江斌断绝的？“好吧，到他家看看再说。”我说。

黄姨领着我和妈妈来到一栋宿舍的三楼门前，开门的正是照片上的青年。

踏进这个三房一厅的套间，我的感觉就象来到高级商场一般。这里充满着电气化商品，我和妈妈打量着这一切，忍不住露出惊诧、喜悦的神态。

“我叫陈子富，请问你贵姓名？”初次见面，他竟是如此的大方，我不好意思起来。

“罗月华。”我轻轻地回答。

“你看，一见钟情啦。哈哈……”

人说媒人的嘴能说会道，这话一点不假。我被这句话引起的满堂笑声羞得满脸通红，偷偷放眼看他，谁知这位陈子富正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或许是我的美貌使他倾心了吧？啊！现在我才估计到自己的价值。

尽管对方的长相令我感到别扭，但是，攀上这门亲事岂不是显赫一世？我欣然地接受了陈子富的殷勤。果然，高干子弟与众不同，相识一个月后，他就凭借父母的权力把我从工厂调到机关工作，他还对我妈许诺：待妹妹毕业后，工作问题他一手解决。

陈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一切都解备了，婚期便很快地被定了下来。

人的感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昔日的友友得知我抛弃江斌准备与陈子富结婚，见到我都冷嘲热讽，有的甚至说我和陈子富相识三个月后便举行婚礼是“闪电”式……对于这些话，我一笑置之。唯独今天见到江斌那怨恨的目光，我才感到内疚，唉！誓言并不那么神圣，人间逢场作戏的事多着哪！过去的事毕竟是幼稚可笑的……。

小车“卡”然停下，哦，原来已来到新房楼前，子富拉着我步出车厢，鞭炮随即“噼噼啪啪”响起来，足足烧了两、三分钟，浓烟弥漫整个屋角。我被浓烟包围着，如置身在仙境之中，心里不禁有点飘飘然。刚才在车上那丝惆怅之感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恭喜，恭喜！”一群男女朋友、同学前来贺喜，我这作新娘的连忙斟茶、递烟。

“真是一流水平！”我那些爱挑剔的女友，在细心地观看房间的摆设，忍不住发出赞叹。

“让大伙见笑了。”我嘴里装着谦让几句，可心里在说：朋友们，要知道，本人冀望的，就是今天能在你们面前显威风啊！

送礼给食，这是请宴的主要内容。客人们围座在圆桌旁，品尝着精美的佳肴，不时地评头品足，在满屋的称赞声中，夹杂着不少献媚的表情。

我周旋在客人中间，脸上始终保持着矜持的微笑。作为物资局局长、科长的媳妇，高干子弟的夫人，没有一定的风度，那不是有失身份吗？

华灯初上的时候，十桌酒席都结束了它们的“使命”。客人们茶足饭饱后，陆陆续续告辞而去。只有子富那些调皮朋友定要闹闹新房才肯离开。当我们送走最后一批朋友时，夜，已经深了。



我疲倦地躺在沙发上，兴奋的大脑渐渐松弛下。今天我真是出尽风头了，多么值得追忆啊！人生如此美好的日子就这样瞬间逝去，实在短得令人惋惜。

阳台上的米兰正开着花，顺着和风吹来，满屋顿时散发着沁人肺腑的幽香。如此舒适的晚上，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

偶然，我的目光与墙上挂着的结婚彩照相遇。如果说在这满屋华丽的物质中挑不出丑陋的东西的话，那么照片上的那一角就是低劣的表示。可

可能是因为我的娇美反显得他更丑。我看着这照片，越看越不顺眼。

是的，今天来贺喜的人中没有谁说我们是“天生一对”，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蓦然，江斌的影子闪在眼前，如果他在照片里取代子富的位置，那真是“郎才女貌”了！想不到世上难觅得十全十

美的事情。

我正在胡思乱想，陈子富轻轻走进房来，他可能是兴奋和激动，脸红红的在喘着粗气。

“新婚之夜，想什么呢？华。”他坐下来，亲热地搂着我，柔情万般地问道。

他甜蜜的话使我顿时充满了少女的温柔。新婚之夜是新婚夫妇最圣洁、最难忘的时刻！我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羞怯得用手捂住眼睛。就连最爱窥探人间喜事的月亮也羞答答地躲进云层。……

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新的一页。

进入这个新家庭，时时处处感到陌生、新鲜。我和子富的父母以及他的哥哥、嫂子住在一起，起居、饮食，朝夕相处。初进家门，我不懂得他们的心理，因此时时小心谨慎。

公公是个不大爱说话的老头，婆婆把持家政，极其精明。在这个家庭里作媳妇，我是不敢怠慢公公婆婆的，而且极力做好，想讨他们的欢心。

开始一段生活极平静。时间长了，我发现婆婆并非想象中易亲近的人。她架子重，很少与我说话就是热情和她攀谈，她是勉强搭理几句。人们说婆媳很难相处。可我自问没有什么做得不妥方，为何对嫂子与对我就不同呢？

子富的嫂子也是高干子女，大约她自幼娇生惯养，平时家务她都不干，全部推给我，婆婆却很迁就她。我若赌气偷懒，婆婆即使不骂出声，也会皱起脸，黑沉沉的。

我自娘胎出来后，一直生长在善良的百姓周围想不到如此有文化、有修养的“上等人”这么难相处。

我心里实在不平，却又不敢表示恼忿，我只好问陈子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一次，我质问他

实在厉害，他才说：

“我父母本来不同意我们结婚，是我拚死要，他们才勉强同意。”

“这是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家是工人。”

原来是这样！我的心猛然颤抖起来。怪不得公婆常常与嫂子的父母来往，却从未到过我娘家里。料想不到我在这满脑子封建门第观念的公婆眼里这样无价值，这对我是多么重的打击！

虽然做人的自尊受到伤害，但我自愧没有勇气去指责他们的灵魂。因为……

尽管我在子富父母面前，为搏爱而努力到肌肉酸痛，也丝毫没有触到他们的心。也许不易感动的本性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变得柔和的，天生的反感也不是立即能消除。因此，在这个家庭里，我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丈夫陈子富身上。

然而命运却偏偏和我作对。

从燕尔新婚到现在，已有半年多时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丈夫的了解是那样肤浅。他原来是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每次他领工资回来，定要与那些“公子哥儿”到茶楼酒馆醉饮一顿。我规劝他别这样做，他却说：“我供你享受，别的事你不必多管。”

他的嗜好就是猜拳、打扑克，还有喜爱骑摩托车环市兜风。我喜欢读小说，为了感染他，我从别人那里借了很多书回家，但是，他总是厌恶地推开我递过去的书：“我没有你这种雅兴。”说完，又去找他的朋友刺激、消遣去了。夫妻之间竟没半点感情，唉！

他专横，容不得我提出半点不同意见。往日那种温文尔雅的表态，已面目全非了。为了表面上的和谐，我只有保持沉默，就象在桎梏上封蜡。

婚前，我想象中的幸福就是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欣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现在，一切都轻易地办到了，却感到自己空虚、寂寞。

在丰富的物质生活里，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这对我来说，确是无情的鞭笞。

每当深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孤灯下空守房门的孤独感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与江斌休戚相关的往事，想起姑娘时代的生活虽然清苦，却无忧无虑。但是，悔恨有什么用呢？悔恨是生活的毒药啊！

星期天，我忙着搞清洁，清理柜子时，无意发现一张照片，拿来一看，是子富和一位陌生姑娘的

合照，照片上的姑娘不十分标致。子富说他从来没有过恋爱史，这张照片如何解释呢？女人妒忌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

晚上，陈子富醉熏熏地回来了。我怒气冲冲地将照片摔在他面前：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他料不到事情这么突然，有点措手不及。

“她是谁？”我容不得她有喘息的机会。

他犹豫了一下，说：“既然你知道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她是我在农场时的朋友。”

“那你当初为什么骗我说你没谈过恋爱呢？”

“当初？女人的心不都是喜欢男人把她当作第一个恋人吗？”他的小眼睛射出狡黠的目光。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呢？”不知为什么，我竟问这个问题。

“我父母官复原职，我的地位就不同啦！她并非是我理想中的美人，就和她告别了。至于留照片，是为了纪念，‘难忘的初恋情人’，对吗？”他厚颜无耻地竟唱起了那首港台流行歌。

多么幽默的讽刺！命运为什么这样凑巧地安排两个灵魂相同的躯壳结合在一起呢？我从心底里深深地叹出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责怪我脑袋肮脏吗？说老实话，你不也是贪钱财才嫁给我的么？哈哈。”

“你……！”

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简直无地自容，本来我是戴着假面具生活的，现在已经被剥下来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心里一丝希望之火被彻底扑灭了！

我悻悻看了陈子富一眼，猛地冲着楼梯走去。

马路多么热闹。人们是那样恬静、舒畅地漫步在大街上。此刻，有谁能理解我的苦衷呢？

我跟踉跄跄地来到了静谧的海滨大路旁，银光下，一对对情侣挽手搭肩地从我身边走过，地面上，我的身影却是孤单一个，相形之下，我是如此凄凉！我叹息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能怪谁呢？

前面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着走了过来，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来。

“月华，是你？！”竟是如此熟悉的声音。

天哪！是江斌！还有一位端庄、漂亮的姑娘！

“你？你，好么？”我慌乱中不知说什么好。



“很好。来，我介绍介绍。”他拉着那姑娘走近我身旁：“她叫马霞，我妻子。我们刚刚参加集体婚礼回来……。”

集体婚礼？怪不得姑娘手里捧着鲜花呢？真是戏剧性的邂逅啊！我只觉得自己快昏厥过去了。

“月华，你为何独自出来呢？”还是那亲切的腔调。此时，蕴藏在心底里的感情一齐迸发出来，我恨不得投进他的怀里痛哭一番。但理智克制了冲动，因为我明白，我，已经永远失去那种权利了。

“你脸色苍白，生病了吗？到我家坐坐吧！”他怜惜地看着我。

难道她不知道我和他的过去？看到姑娘甜美的笑脸，我真妒忌她的幸福。幸福，本来是属于我的，为什么当初轻易地让它错过了呢？我后悔没有听江斌的劝说。假如……

“谢谢你们，以后……再见吧！”泪水的闸门已经打开，要是再说话，泪水就会涌出来。

我终于离开了他们。要到那里去？自己也不清楚。去寻找过去的我，还是要恢复本来的面目呢？我仿佛刚从梦魇中清醒过来。

前面的路尽管弯弯曲曲，却是那样的宽广，而且洒满银光……。

(题图：温荷 插图：寒浪、温荷)

点 评

这是一篇处女作。它的成败得失，对初学写作的作者是有启发的。《婚礼圆舞曲》本来是美妙的，然而《变调》了，月华得到的是，一杯苦酒！作者的立意，是好的，企求反映青年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道德观。作品的结构完整，可见作者花了一番心思的。

然而，作品的缺憾也是明显的：月华的思想发展缺乏依据。月华与江斌相爱，已到了准备结婚的时候，突然又投入陈子富的怀里。作者写到月华“舍不得抛弃江斌，舍不得丢掉四年建立的感情。但是，我更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得寒酸。”这样，瞬间即变！不是说月华不可以“变”，但是，“变”得有根据。譬如要写出月华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要写出促使月华“变”的内因和外因。

惊人之笔可有，但要顺理成章，不可故作惊人之笔。

人物是性格发展的历史。“发展”是受人物性格制约的，只有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情节才有力量。

文学形象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就不能满足只写人物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写出人物为什么那样做，正是在这关键的地方，作者力不从心了。《变了调的婚礼圆舞曲》的作者尚年轻，望坚持不懈地学习，在下一篇作品中有新的追求。

(逸言)



桑萨阿尔田庄

杜埃

十月的中吕宋，攻势凌厉的福克出动了所有支队，向社镇伪警队和日寇驻兵点发起攻击，桥梁、公路被反复破坏，杀伤了不少敌人。许多伪警察在“菲律宾人不打菲律宾人”的口号下弃枪逃散，或者被俘（被俘者大都被释放）。敌人在平原上的漫长公路，被切成一段段，只能采取守势，龟缩在驻兵点上，凭借社镇的楼房、碉堡顽抗。各支队一般不强攻，用袭扰和围困的战法。这样，敌人在线上的活动几乎绝迹，广漠平原的乡村全掌握在农民手里，战斗方兴未艾，人们喧嚣激动，每进攻一个镇子，伪警投降或逃去，联乡自卫队则带领群众跟在支队后面蜂踊而进，搬运物资，推毁碉堡，烧掉伪基层政权房舍，迅速退回乡村。

这时，希特勒出动几千架飞机，对斯大林格勒不断狂轰滥炸，德军已进入城内多时，逐街逐巷受到极为顽强的抗击。有的苏军转入地下，展开了纵横交错的地道战，鏖战正以空前规模和自古罕见的惨烈的延续，全世界注意力都被继续集吸到这里，人们屏住气息在关注这场厮杀的结局。在西南太平洋上，美日海空军仍在继续围绕瓜达尔康纳尔岛周围在所罗门海域大战，虽然遥隔几千海里，旧金山的广播消息也给中吕宋的战斗带来力量，加上希特勒撤换了进犯斯城的德军元帅，支队战士们就打得更起劲。华侨支队配合友军在东部国土线上不断出击之后，许庚、霍斯特接到王汉华派交通送来急件，说他们即将与友军一起向交通枢纽纳奥出发，在沉寂的东北部点起战火，牵制敌人，乘雨季未结束，多打几仗。

在桑萨尔田庄上，两架收音机正忙于工作，一个菲青年突击队员欢声大叫起来：

“盟军登陆啦！”

屋里的人全都跃动。

“什么？在哪儿登陆？”阿利斯几乎喜得发疯。

记录员把左手一扬，忙在本子上记下来。李丽姐也收到同样广播，那是伦敦英语电台。她带着耳机，掉过头来，说了声：“是登陆。”傅里奥急问是否开辟了第二战场？丽姐也在全神贯注地记录。过了会儿，她摇了摇头。

“啊，是登陆北非！”阿利斯瞪大双眼，颓然坐上。他已经在收音机旁听到了旧金山菲语广播，呢呢喃喃道：“变卦啦，三国协议说的明明是欧洲大陆。”

傅里奥对宁波张、多乐道：“用北非登陆来代替第二战场？等了这么久的第二战场，就是这么回事！”

阿利斯凑前来，用气愤的声调说希特勒为了想拿下斯大林格勒，把欧洲兵力都抽空了，只剩下少数师团在法国西部，本来这正是盟军登陆法国的绝好时机，东西夹击，会使战争缩短，可是美英却改变诺言，不从全局出发。傅里奥也说美英拣容易的吃，是他们有自己的打算，有他们的“全局”。他通过丽姐把话译过去。

收听组长拉博斯说，他早就怀疑，踌躇那么久，世界舆论哗然，不能不动一下。这能代替第二战场？虞多乐插进来道：“也许接踵而来便会在欧洲登陆。我的上帝，但愿如此，这又得等到何时何日？”阿利斯道：“大概要待到希特勒从苏联战线崩溃，才登陆欧洲，我看这是他们的全局。”训练班主任萨丁、编辑坦丁和宁波张先后说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说北非登陆对气焰万丈的纳粹北非元帅罗迈尔是个大打击。美英这一着对形势还是有作用的。阿利斯跟傅里奥意见相同，真有点一针见血。二人都认为作用是有的，至少会使希特勒凶恶的脸上增添几条皱纹，多长个疙瘩，但更大的作用恐怕还是消灭了罗迈尔，重新占领了北非，一旦希特勒在线溃崩，他们便可轻而易举地在南欧腰部跨过去，东插到中欧，隔断将来苏军乘胜西进，这才是大作用。阿利斯目光炯炯，吁了口气，挥了下手掌道：“北非登陆也从侧面说明一点，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即将失败，美英的情报是清楚的，没看到这一点，

恐怕美英连北非也不会这么快动手的。无论如何这也是好消息，虽然并不是第二战场的开辟。快！赶快印发号外吧！”

丽姐在译稿中纯熟的、精确的政治术语，使得傅里奥深感到这位教育部长有他独到的见地，不禁心里很佩服，转对宁波张道：“我们也印号外，送给总部和华支。马尼拉的报来得很迟。”

阿利斯迅速修改好记录稿，加上正付标题，不久，屋里的打字机便响了，紧接着油印机也开始“咔嚓咔嚓”转动了。

这段时间，傅里奥几乎每隔一天就要整理、编写平原上的战报和外国新闻。这些材料是靠丽姐、多乐从菲文《解放报》听译过来的，不太需要插手，统由宁波张单独负责收听和编写（特别是中国战场信息），傅里奥加以压缩、核对，然后送给总部的交通总站转出去，有时还要写几百字的国际战局或某一战役分析，整理集译专题材料和阿利斯撰写的短评，供许庚总部参考。先是一架中型短波收音机，菲中两方面工作人员共用，既要收听英语、达加洛语，又要收听有关中国大陆的华语广播，双方各有所侧重。一架机大家日夜轮流使用，真是忙不过来，好在前些时总部由交通总站送来一架中吕城市群众捐送的收音机这才好多了。

阿利斯很忙，经常要外出开会，在机关则多半坐在打字机旁为政治部、教育部起草各种文件、通告，也常常邀请这几个中国人就抵抗运动有关问题进行商讨，每隔一段时间便对国际形势交换意见。这种讨论对双方都有好处，把复杂、隐晦的局面弄清，找出一些苗头、动向，彼此得到一致看法。在这个布满硝烟的年份，人们都用最大的关怀去注意本土的战事，同时从领导到群众都想知道国际战局有什么变化。的确，这些日子，世界大战把地球上各个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紧紧联系起来，不管是欧洲、亚洲、北非、太平洋，有一点动静都不放过。在这个被强敌严密封锁的沦陷国里，那怕是能得到一点儿真实消息，就象今年美机轰炸日寇本土那样，都会给人们带来欢欣和希望。在乡村里，你可看到群众对自己的报纸多么热爱。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传送这些消息。往往一份报纸在最短时间内传给数百个读者。

桑萨尔田庄只有几间大茅舍，背后有一排竹林，空空旷旷，在无垠的田野中挺立。平时进进出出的人大都是划邦加来往的交通员。本地以外的干



部或交通员到政治部、教育部来的都得先通过附近的西丽碧。为了机关保密起见,这里并不是热闹的地方。尤其是雨季,田水围困了一切,形成天然的防卫圈。但是,生活并不寂寞,男人们喜欢在白天空隙时间到楼下田沟里用竹箕捕鱼。鱼是最主要的菜肴,也是待客的上菜。几个中国人空下来的时间就帮助阿里斯的教育部油印,折叠报纸、文件、传单。夜晚没事,傅里奥、宁波张便拜丽姐为师,拼命学英语和日常生活必须的非语。他们也常到邻近大茅舍去观看宣传队排练节目。阿里斯太太丽加包揽了家务。这个慈祥、勤恳的中年农妇亲切款待中国朋友。对李丽姐又疼爱又佩服,认为这样一个娇贵的华侨姑娘竟能“随遇而安”地生活在这个简陋的水乡田寮,并在战争气氛中能泰然自若,恬静愉快地生活和认真工作,这真是难能可贵的了。

傅里奥、宁波张虽然语言不通(但也学到了些),但不同的生活环境总会让人有办法来互相交流,只要点点头或摇摇头,做个手势,或简单讲几句

英语、非语单字,对方就能会意,感情就有了交流。对于难于理解的事或需要共同讨论问题时则有丽姐和多乐在。傅里奥逐步克服了局促的处境,感到虽在陌生的异国异乡,也还能做点工作,何况还有四个华侨编成一个小组呢。阿里斯太太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般,这是傅里奥来中心区之前所未能预料到的。这使他很自然地回想起他初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除了少数自己人和学生之外,一个非人朋友也没交上。为了避开蒋介石政权驻菲反动派的注意,他们几个人蜃居在远离华侨社会的非人区。以教学作掩护,并结识了不少很可爱的男女学生,但为了保护《建国报》内部编辑所在地免被磨擦分子跟踪,他们是不让学生知道老师的住址的。他们住在全是非人居住的街巷,碰上左邻右舍的人,只能有礼貌地点点头,笑一笑,根本没办法交往的。现在好了,来到中吕情况全不一样,一下子认识了番娜、鲁辛卡、加斯特和阿里斯等一批朋友,彼此间有一种不用通话的共同语言,是“似曾相识”的异国友人,一见如故,成了相依为命、同生共死的伙伴。使他体会到了中国古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谛。

丽姐呢?却没有初来时那种陌生的困惑感觉,只感到象来到了自己的天地,对周围事物感到新鲜,富有魅力。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生活,在她这个华侨姑娘的生活史上揭开崭新的一页。战前,由于父亲的熏陶,在她纯洁善良的心灵上,就开始有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志愿。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火热的斗争环境。她知道傅里奥需要有人协助,就加倍热中于这种工作。战前她为《建国报》提供电讯资料时,就曾产生过做他一个助手的念头,当她发觉自己的翻译能起桥梁作用时,更加倍热爱这工作。这工作使她迅速地知道了许多东西,包括世界上那么庞杂的纠葛、争斗。不知为什么,同时也产生了想跟傅里奥学习、工作的愿望。这个差不多要比自己大十岁的大青年,对于他,不止是喜欢他有个热情而又文静,温顺而又踏实,平易可亲,惹人接近的性格,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在还未认识他之前,就常常听到父亲谈起他在报章上化名写的许多抗战文章,那个时候她把《建国报》看成荒芜的华侨

社会中一朵从未见过的鲜花，渐渐对文章的作者产生一种敬慕之情。那段时间里，华侨社会因为皖南新四军事件，发生了进步社团的反共磨擦分子的斗争，双方报纸论战激烈，她对《建国报》由傅里奥化名写的针锋相对的驳斥文章就更认真阅读了。待到许庚叔叔领傅里奥几个人第一次到她家作客时，她便会心不由己地垂下眼帘把咖啡递上去。之后，羞涩地迅速退到一边，用含情脉脉的谁也察觉不到的晶莹的两眼，迅速地打量他，心里蹦跳着。见他那中等身材，有自然波纹的长长的黑发，清瘦的脸孔，含笑不语的仪态和平静掠过来的深沉一瞥，那双似乎蕴藏着许多语言的眼光，使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想（至今还是那么想）这个人跟他写的文章不一样，文章雄辩，而他却沉默寡言，一点不露锋芒。她曾为他送去他从未吃过的从夏威夷移植过来的香馥的阿布加朵和本地的巴律蛋，内心上暗暗关心他，心坎儿上不知不觉有了苗儿，可他好象并不知道。太平洋战争很快爆发，兵慌马乱，全城鼎沸，守都即将弃守。她正思付《建国报》快要停办，今后不会跟他在一块儿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乘人不备，突然交来那封不署名的长信，隐爱的苗子又得到滋育。但是，她感到离散很快就会出现，可是，真凑巧，她一家子又跟他们一起撤出马尼拉。在那惶惶混乱的日子里，经历了一段流移转徙的生活……。如今，他不是仍在身边吗？不是实现了她内心老想跟他一起工作的愿望了吗？她来到田庄，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这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富于特别的生活意义，好似生命开出了新的花朵，战火中的青春多么奇异、闪烁，生命力在特别顽强跳跃，而爱情在战火的炙照下，也在迅速生长。但这爱情终被摆在并不显著的位置，只在紧张工作中彼此目光对视的一瞬间，或在无言的顾盼中，在日常生活互相关怀中稳稳约约显露。

“你不会生我的气吗？”丽姐正在竹梯口晾衣服转过头来突然问道。

“你说什么？”傅里奥正坐梯口凝神翻阅一叠广播记录稿，笑了笑。

“我怕你会引起误会。”声音里带有歉意。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分配工作时，我对父亲说过，将来我希望到支队里去。”她两眼温存地凝视他，“我知道你需要人协助，你听了，不会……？”

“噢，是这样。”他摇摇头，笑道：“我来中

心区之前，也以为会分配到队伍上去。”

二人想到一块去了以为到中吕宋农村就意味着只有参加队伍的武装斗争，不会有其他工作。两人都象自己嘲笑自己似的，原来并非如此，除武装工作外，其他工作部门还多着呢。象许庚、爸爸、姑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跟武装斗争有关系的。

“是，将来，我希望到队伍去，人番娜的女儿也参加了咱们中国人的队伍。”

“是啊，那天梁里就说你的志气不小。”他用爱慕的眼光盯着她：“我支持你。”

她又感到微微有点疑惑和失望，水淋淋的两眼忽的垂下：“你不怕分离？”

傅里奥安慰她说：“我料想，咱们都不会走得很远，即使分开了，也有机会见面的。”我似乎跟你说过周恩来将军早年有过一句话：“‘同在一个世界上说什么分离？’不过，目前这里工作正需要，你不会离开。”说着，对她眷恋一瞥。

“要是离开了呢？”

“你走到哪里，我们也仍在一块。”

她听了，心里感到好甜，噗嗤笑道：“你真是，怎还能在一块？”

“是仍在一块。”他有点忧郁地轻轻吁了口气，“战争环境，这次战争是旷日持久的，谁能估计到将来变化，要有这个准备。”

“啊，不谈这个了，快把新闻稿改好，我好去誊写。”她把晾上去的衣服拉了拉衫角，回眸一笑。

“你又替我洗衣服了。”他对着她走近屋里去的背影道。

她半嗔半笑道：“难道要麻烦阿利斯太太吗？你只管拿笔杆子好了。”边说边进了屋子。

不知什么时候，阿利斯太太带了小女儿从田间采集了大把大把半熟的稻穗，正在一个大木盆里磨去青色的皮壳，显出鲜嫩的淡绿色，翡翠般的谷胎。她在灶房叫丽姐道：“我们弄点好吃的。”她说，“不是说盟军已经出兵了吗？”

“太太，不在欧洲，在北非。”丽姐说后走前帮她母女碾去谷壳。丽加太太没看过地图，不晓得北非在哪，她双手忙于碾米，却说要看一看地图。丽姐取来地图，指指说：“这是摩洛哥，卡萨布朗卡，这是埃及……。”“欧洲在哪？”“在地中海对面。”阿利斯太太眯缝起眼，细细地看看：“啊，这也叫海吗？是条长长的水沟嘛，一跨就过去了。”小女儿在旁嘟哝道：“妈，你真是，这是地图上的

海，可大呢，怕有从我们这里到南方的宿务岛那么阔，那么长。”太太“唔”了一声，她不相信有那么远：“你们争论什么，我看盟军很快会跳过去。”

“要是打下了北非，还要隔岸观火呢？”“隔岸观火？”太太瞪起两只带有鱼尾纹的痴痴的眼睛：“你们不是说北非也有罗——罗什么元帅的军队吗？”

“是德国罗迈尔的军队。”好象这就中了太太的话题。“这就对啦，你们不是天天埋怨盟军不出兵吗？这下子不就来了。”她喜形于色道：“所以我们来弄点好吃的米胎糕点，这是好消息不是！”“当然也是一道好消息，不是出了号外吗？”

李丽姐看了看绿色的米胎，问道：“这谷子还没成熟，怎么吃法？”她学着轻轻碾出谷壳。

“你没吃过？把半熟的软稻米加上椰汁和红糖煮熟，好吃得很。”太太忙着张罗。

突然，霍斯特，和李锦芙从屋后上了土坪，抛浆声响过，后面又跟来中年胖子谢凯和一名B·U·D·C。

“哎呀，爸爸，姐姐！”丽姐叫道：“怎么冒出来的？好些天没见啦！”她高兴地冲前去。

李锦芙接过丽姐递过来的一大瓢水，往脚上浇，蹭几蹭竹楼板，摘下雨披，掠了掠修剪得短短的黑发，满脸笑容道：“没想到吗？给人从背后抄来也不知晓哩。噢，看你吃得多胖。”丽姐代表几个同志说：“田沟里都是鱼，天天吃那古拉密（注）。你记得，就是我们旅行马尼拉弯时钓上的那种鱼。”阿利斯“哈罗”一声，从打字机旁站起，登登地从竹楼板上跳过来欢迎。霍斯特告诉说，他们从东部地区回来，那里还打得火热。“正好，我们需要东部战区的战报。”李锦芙拉住大侄女一只手抚摸，对几个中国人说了华侨支队跟友军一起打得很出色，东部老百姓都很新奇地议论四·八支队，碰到华侨便用“四十八”相称，非常热情，很好招待。霍斯特说：“沾了华支的光。”

原来他们三人带了前去参队的十二名华侨青年，通过东部军区和地方农会组织，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华支。霍斯特等此行的目的是代表总部慰问华支，检查华支与友军配合作战情况，送去一批补品，并带去十二个补充人员，安置几个伤员。五天中，因战事逐渐向东北部发展，华支驻地向北移动了两个村子。他们半用邦加半涉水田，从第二个村子回到这里，从背后来到桑萨尔田庄，再回到总部上。李氏兄妹几次东西奔走看望华支，战士们受到

很大鼓舞。

“有同志牺牲吗？”傅里奥、宁波张同声问道。

“没有，只有三个枪伤，一个脚踝骨扭歪，”霍斯特道。“都是轻伤，由非人医生负责治疗。”

“可有碰上番娜大娘？”丽姐道。

李锦芙摇摇头说：“番娜的村子离得很远，倒是跟番娜的女儿在一起住了五天。我问她要不要回家看看，带罗伯特·吴一起回去，她说没闲功夫，要安置伤员。”

“阿三，我还没见过华支，也很想会见马丽亚。”丽姐道，她此刻想起了在番娜面前表露的心愿。

“会有机会的。”

阿利斯太太跟小女儿笑嘻嘻地端出三大碟煮好的甜食来，向锦芙等道：“吃点点心，一定很饿了，看你们东奔西跑，累坏了，瘦多了。”

几个人一看是苏蔓糕，都惊喜地叫了。屋里所有的人都吃起来。霍斯特兄妹说很久没吃到甫苏蔓了，还不知道是用米胎做的哩。当她一知道，觉得很稀奇，做梦也没想到未成熟的米胎可做苏蔓，怪不得那么香甜、嫩滑。傅里奥道，祖国农民哪有这个福份，农村里青黄不接时被地主迫得卖青苗的事是有的。

阿利斯听了傅里奥说的话，眯起两只大眼睛，嘿嘿笑道，战争来了，大地主投了降，其他地主愿意减租。现在农民有的是粮食，雨季敌人又来不了，农民贪新鲜，吃起米胎糕来了。说着往口里塞进一块，闭起嘴巴有味地咀嚼，说了几句称赞他老婆会打发生活的话。

这里打游击，三顿都吃干饭。傅里奥通过丽姐告诉阿利斯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一类农民。阿利斯说他们的地方是粮仓，忽的双眉拧成一股：“日寇几十万军队伸去西太平洋，靠这里运粮食不少。我看，雨季一结束，敌人肯定要抢粮。”

霍斯特点点头，告诉大家一个新消息，说他从加斯特处得知，总司令部已在考虑雨季一结束，就要提出“保卫收获”的战斗口号，让敌人别想吃到一粒米。

屋里的人边吃稻胎糕，边听霍斯特介绍东部战况。女秘书和丽姐等在作记录。细雨菲菲中，一架驶来的邦加停在小土坪边的田沟里，一个面熟的黑鬃发，颇长身段，面目秀丽的姑娘，撩起紫花格子的连衣裙脚，赤着双脚，吱吱喳喳笑着，走了进来。